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六

宋 吳泳 撰

進御故實

建經筵講求雨五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詔曰昨太史奏天道久陰霖雨不止占爲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朕恐政失其道可[illegible][illegible]名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朕之過失民間疾苦政事失錯可以消天變可以收人心可以

名和氣實封奏聞

紹興四年六月乙丑臣寮奏方今國用軍食盡仰浙西今陰雨連綿害于耕稼萬一歉饉何以支吾臣愚欲望聖慈發自誠心専精祈禱仍詔大臣講求所以修人事應天心之術凡刑獄有可理理之工役有可停停之浮費有可省省之人事既修天心自格庶幾變災為福中熟尚可冀也詔從之

八年四月丙辰御史中丞常同奏伏見比者淫雨踰

月天地陰晦此蓋陰盛之象其為災異明矣夫君者陽也臣者陰也意者兵將驕恣有難制之漸乎刑獄淹久多寃濫乎百姓困弱怨氣溢乎究此數端雖曰匪易然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信之畏之慮之圖之而已臣願陛下每以數者曲留聖意念念不忘則羣策日聞變將自消矣

乾道元年有司以久雨乞分遣郡縣吏禱於山川神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比聞兩浙身丁錢絹

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小大之獄豈無寃滯

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

三年宰臣葉顒奏淫雨不止咎在臣等昨日有奏乞

罷政上曰不必如此此皆朕有失德卿等當與朕交

修庶政以名和氣凡政事有失中刑獄有未當皆宜

留意上又曰可差官分決滯獄

臣聞先儒有言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

君子之陰也陽明勝則婦婉而順臣共而義小人遠而

失夷狄無猾夏之患然天多沈陰而雨數降霖霪不止
而日少光修之人事者既無一缺之非而驗之天象者
猶有譴告之異吁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矣然聖祖
神宗豈一日忘敬天之怒哉慮政事之錯失也思兵將
之驕恣也念百姓之愁怨也軫刑獄之多冤也君臣交
修而德日隆天人交感而善日應卒能易水滂而豊登
變妖眚而休福者蓋灾異之來雖與漢同而人君之德
獨與漢異也況今木行失度既有苦雨數來之徵積陰

不歛又有㲄爛于場之慮則修明二祖之政在清朝可不亟加之意

建紹諸臣議秋防

建炎二年五月吏部侍郎劉班奏臣竊謂今時已中夏其去秋之時無幾矣臣願陛下申命大臣講求其端博詔羣臣各獻其說深恤軍兵之居處飲食而教之以力戰之法遴選守臣之才能勇畧而付以足兵之寄優容狂直以廣言路節抑浮費以裕邦財除苛

徭信詔令以結天下之心急戰功旌死事以激忠義之氣如此則金人雖強尚可捍禦而窮冬無驚擾之慮矣

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張守奏臣准省劄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

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
紹興四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奏臣聞國家艱難
以每歲春夏未嘗經意武事八九月之後方始講究
謂之防秋習以為常曾不深慮臣去歲之冬嘗因奏
對敷陳親聞玉音欲自歲首即修武備夙夜以冀今
春巳中日月易逝得重寸陰敵國可虞而不可信和
議可講而不可恃欲望聖慈明詔大臣無苟目前之
安無作因循之計加意籌畫以壯遠猷

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劉大中奏臣近蒙宰執召至都堂傳聖㫖令具將來防秋利害臣書生未習軍旅之事安得具畫上贊廟謨臣願陛下應天變以實結人心以誠待敵勿事虛聲愛民勿為文具此乃禦敵之本也

十年五月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葉夢得奏臣竊惟敵情變詐不測盛夏弓解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必欲先入東京休養士馬至秋深長驅南下為衝突

之計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
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
孰勤兵殿後如何以為聲援如何以為策應一一條
上取所可行者就付之以責功效

臣聞周以盛夏征獫狁而捷漢以秋冬伐匈奴而敗安
邉保勝之策亦貴乎豫而已矣夫温燠之氣盛于東南
嚴凝之氣盛于西北凡敵人之所以衽金革被弓馬堅
忍而耐戰者亦其氣候使之然也故四月入澱八月出

瀻馬秉牧之候也草青而歸秉紅而來兵出役之期也彼無歲不飲馬無日不耀師専以蠶食上國為謀而吾則巍冠博帶優游閒暇玩愒時日以待之則雖耳未聞鉦鼓之聲目不睹旌旗之色識者已覘其不敵矣杜牧有言曰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回鶻意外一舉無遺類矣令固不敢望行杜牧之策但如建紹間李綱所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敵又奔突劉珏所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

扞敵如臣同如臣守如臣大中如臣夢得先定大計急修武備等策亟於此時早作措置則尚可以遏羣哨於未南止敵衆於將逞不然采薇之戍匆剛折柳之樊益薄止俟其馳突自來而自去則非臣所願聞也

紹興乾淳經理荆襄淮蜀事宜

紹興元年正月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奏荆南係四川之口最為要害東鄰鄂岳北接襄郢見今侵犯未已千里之間人跡斷絕本路郡縣十分殘破臣獨立

一方事力單弱無以鼓作士氣保守方面伏望差撥一軍精兵前來鎮壓敵氛保護川口有旨發王宗尹柴斌兩軍人應副使喚
七年知象州劉子羽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盡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益兵聚糧募民耕種為戰守計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

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關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
獲三利也
乾道三年勘會兩淮州軍曽經殘破去處二稅各已
分數放免尚慮民力凋瘵未蘇州縣財賦闕乏可更
與展免二稅一年其上供諸色窠名錢物等沿邊州
郡更與全放一年
淳熙五年新知西和州王傑進對論關外四州與内
不同當厚加存恤與之寬租賦釋逋負蠲徭役減征算

使家給人足以備他日出師之用上曰令日正當如
此
臣聞勞來還定西周之所以中興生聚教訓於越之所
以復霸自古未嘗無敵國外患也使變故之來挫益激
衄益厲刓缺破碎之處隨事補葺而益振則壞者未有
不興僨者未有不起者當烏珠侵邉之際亮主飲江之
時鐵騎如雲征塵覆烏飄忽震蕩所向披靡而並邉城
戍堡聚莫不罹其虔劉之毒曠土彌望居民稀少此何

等氣象惟我紹隆君臣奮春秋復讐之心鼓匈奴未滅
之氣振厲激作未嘗以一時觸藩之小故而沮其萬世
立國之規模故近而淮甸遠而襄蜀凡蹂踐傷殘之地
兵闕則須而補之糧匱則隨而峙之流移未安則宅之
城邑未復則修之耕種未廣則招民而墾之專務興補
而壞者全悉心經理而勞者息中興之業成而復還承
平之舊觀職此之故也頃者北兵潰防疆事孔棘襄蜀
諸州半遭屠燬乘其暫退而亟撫瘡痍隨其流離而速

加鎮定厚藩籬而安堂奥無大於此惟陛下亟行之

紹興吴玠守蜀關二事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使薩里罕裒五路叛兵來侵時吴璘駐和尚原兵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李彦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吴玠別將以游騎出熈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入三年正月乙丑陷金州參議劉子羽移書與統制吴玠曰金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馳

與金兵遇金人始至闗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我
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
蘇則又登凡六晝夜敵皆敗衂無何金人募死士從
間道犯祖溪闗守將郭仲力不能支玠見金人掩出
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四川大震二月己
亥薩里罕入興元府子羽約玠退屯三泉玠曰闗外
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
其後耳玠往守仙人闗子羽築硬柵於潭毒山以死

守金人至金牛不見兵疑有伏玠又陽為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金人邏得之懼俄而報曰敵退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于武林關金人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後軍為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其後王俊于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金自用兵以來無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四年春二月薩里罕與烏珠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决意取蜀吳玠諜知之乃

預治壘於仙人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辛丑敵自
寶鷄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關直攻玠營玠以萬人
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
入援其兄宗弼聞之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
砦對壘劉連珠硬砦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
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
數敵添生兵萬餘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
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楊政言於玠曰

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金人復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翌日薩里罕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為蕝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柱仲取酒擊滅之敵引去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敵軍敵奔潰抵夜玠别遣五將分更刼寨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宵遁是舉也敵決意入蜀既不得志遂還鳳翔

授甲士為久留計

臣聞蜀國之上流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自金均歷襄州而徑趨漢陽者為一道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則自涪萬里入瞿塘而徑會於九江者為一道故昔之固國者必以上流為固而所以固蜀者必以關險為守紹興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險固多歧而饒風一關漢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嘗守饒風矣臣璘臣政臣萬年嘗扼仙原矣如重亐副矢

一隙弛則一備嚴一士亡則一將繼鐵騎雖成林而終不能越闗而西者玠與璘之力也今敵之勢不同于金而操闗守禦之士又少於全盛時近聞諜報頗有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之意萬一鄉導者與之畫王濬造大舟遠舫之策直下荆州則江淛震驚而不但全蜀之憂矣為今之計莫若急督趣襄閫早發援兵以救仙原之危急科降緡錢差人押發以救蜀餉之匱急戒飭監司帥守各務進屯以救三川之亟如救頭燃如解倒垂毋使

蜀之失自端平始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

高宗諭世忠修好光世

高宗皇帝紹興四年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以私隙未平上謂世忠曰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

臣竊惟晉以欒書將中軍而師乘和漢舉向寵為都督而行陣睦師克在和古之道也兩虎相鬬不能分之則不足以結冦賈之懽羣狐互争勿能遏之則適足以挑王沈之釁况中興將士若非高宗皇帝駕馭調一則安能以服其心而折其氣哉夫甲曰可戰乙曰可和是猶議論之弗協也此欲進屯彼欲退守是猶識見之弗同也若強敵對境兩陣決機進止之頃如雲隨山呼吸之間如雷破柱正賴貔虎之將熊羆之士相與戮力王室

而私意橫生羣猜不釋往往盃酒之間蓋有白刃相讐者矣豈不誤乃翁事哉此高宗皇帝所以舉寇賈之事以論世忠而臣劉大中亦復書李郭之事以語光世蓋欲使其先公而後私徇義而忘讐也已而私憾頓釋忠肝相照世忠負荊謝罪光世貽書交歡而江淮克敵之功實基於此豈有詩書禮樂之帥反不如介胄武夫哉

高宗孝宗降罪已赦詔四事

紹興五年正月敵人在江北者盡去戊午輔臣進曲

赦淮南事目上曰赦文不可誇大第使實惠加於兩
淮百姓乃朕旨也己未徳音云念士卒因戰爭之役
吏民罹轉徙之虞室廬焚剽者致無以自安婦子流
離者有不能相保毒加爾衆痛在朕躬閔兹凋瘵之
餘霈以厖鴻之澤應淮南諸軍並行存恤應山水寨
團結人民並放免税役十年嘗經兵馬蹂踐去處與
放五年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

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進呈赦書事目上曰
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顔亮過惡
但專罪己而已甲子制云慨念疆埸之民荐被兵戈
之苦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
耕犂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于敵氛喜再
成于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其淮南京
西湖北路徳音到日釋雜犯死罪以下囚
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癸酉

降詔罪巳曰朕文不足以柔遠武不足以折衝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雖爾戰士戮力取勝而我主將應敵無方號令既乖進退失律閔茲衆志罪在朕躬更期中外之協心共輔幼冲之不逮張浚特降授特進戊寅輔臣進呈近宿州敢死戰士宜被優賞上曰當歸功于下可催促張浚條具

推賞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和議成丙申德音降沿邉殘破

州軍曰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煨燼田疇并喪其犂鉏老穉有蕩析之灾丁壯有係累之苦三冬匽薄千里繹騷顧爾何辜皆予不德宜推洗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内併楊承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界曾經殘破去處德音到日除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並放

臣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誥之辭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武誓命之辭也仲尼叙堯舜禹歴數之傳於魯經而獨取湯誥泰誓二語繼三聖之後懿哉罪己責躬之足以興邦也漢世詔令九十一章而輪臺一詔足以盖五十年征伐之愆唐德宗所下詔書九篇而奉天一赦足以銷數十年強藩悍將之氣悔志纔萌而天意回猜情不任而人心感雖以好大強明之君猶不至墟漢而慼唐者盖有繇也我高廟孝宗之志遠矣其某年發德音某年下明詔曰毒加爾衆痛在朕躬曰憫兹衆志罪

在朕躬此湯武之用心也漢唐不足進矣今日内畳相
乘外憂未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其可以虚文動民哉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想襄淮漢沔疲民癃老莫不扶杖
願觀陛下罪己之詔

紹興淳熈預儲蜀帥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庚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龍圖
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禮部侍郎孫道夫言
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材可以制置四川者二

三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勿計敵之強弱當先自擇將帥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癸亥兵部侍郎湯允恭言仰惟陛下惠顧全蜀不忘宵旰至於擢用人材蠲除民賦無不上軫于淵衷者其除制置使也選任尤重每當制置使替移或赴召命若軍中緊急闕吏必候申朝

廷差權官方有行移地遠日久不免留滯欲望特降
指揮依條令監司兼權詔令後四川制置使闕就令
都大茶馬一面暫兼權茶馬又闕即總領兼權
紹興三十二年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預當儲蓄以
備緩急今王之望既來欲舉忠懿明敏之士周知蜀
利害者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
淳熙十年六月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中
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

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機願于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于思患豫圖最係
國家大事上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聞二矛重弓詠于閟宮之詩佐車副路掌于田僕之政古人圖事雖一物之微未嘗不置輔也矧蜀去天萬

里為國家上流三軍之司命生靈之壽脉皆係一帥若非早儲預蓄將何以捍不虞宅有用哉紹興淳熙宸謨深遠或列之華近以程其能或試之一道以老其罷或欲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或欲嘗儲一二從臣於安撫以備制置使之缺選擇預故民聽孚踐敭歷故戎情稔是以世將自禁從往剛中自宣諭除似與法原自利夔帥擢如箙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如籠中之藥一劑既投一劑承之更無倉卒乏才之患

百有餘年蜀帥得人職此之故今人才益衰少矣韓厥既老稟以智罃于儀將去代以光弼在清時不可不預加選擇

孝宗與洪遵論吕蒙正所言君子小人之失

紹興三十二年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寳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吕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上曰吕蒙正所言君子小人繫時運盛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

君如何耳

臣嘗伏讀國史歷觀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其所以互相排斥者大略凡四變自元祐初司馬光為相登用正人屏逐羣小王巖叟八疏論章惇劉摯九疏論蔡確孫覺七疏論韓縝蘇轍呂陶孫朴朱光庭五疏論安燾如京如卞如布如惠卿諸賢攻之亦不一疏其間或有以參用熈寜舊人以絶異時朋黨之禍者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故其始也號曰君子攻小人司馬光死呂公

著老摯大防相繼秉政而議論之偏君子亦自相矛盾矣吏額細事也而主摯者攻大防主大防者攻摯歌哭戲語也而主頤者攻軾主軾者攻頤向使摯與大防融以善意而無隙之可乘則何由有秦汶分朋之譏軾與頤開布以真誠而無釁之可入則何由有川洛異黨之謗異時八關五鬼之號彼執我仇仇者反得以議我矣故其末也號曰君子攻君子方紹聖初楊畏引用王氏之黨而元祐之君子狐矣李清臣倡為紹述之號而國

家之正論變矣故張商英之始攻元祐大臣也榜朝堂
者凡十五條翟思之攻正人也乞追降者凡十四士鄭
雍楊畏之攻劉摯蘇軾也具其黨人之姓名者凡三十輩
黃慶基謂洛黨雖衰川黨復盛周秩謂大防惡黨半已
出外半猶在京甚至嶺海之臣欲重鐫責墟墓之人亦
復追仇前日之去小人也何其怨今日之逐君子也何
其慘故其初也號曰小人攻君子章惇入相制詞布所
草也而因進擬之失布傾之安燾執政燾與惇素所善

也而因駁議之多惇排之舉從臣之議布既傾卞建皇儲之議蔡又傾章主一人也蔡主序辰章則主鏜惡一人也章惡嘉問蔡則惡種章蔡由是不盛矣雖迹在元祐心在熈豐以楊畏之捭闔終不免於斥去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興則陰匿元祐之所為以許將之碩望猶不免於降黜權勢相軋澆薄互煽至於平日以兄事人而不得使之入京以子事父而不得使之久於其位故其終也號曰小人攻小人逮夫君子之道既

消小人之去既盡不得已而倚用庸人則如人一身受
病參苓烏喙既已屏去而復命無恒之醫下不對病之
藥其何以起民痼而延國脉哉故嘗以為元祐之初如
五陽之夬元祐之末如同人之否紹聖之初如五陰之
剝紹聖之後如二女之睽若使元祐而聽程顥無自分
黨之說則必不重貽紹聖之害使紹聖而用陳瓘無所
偏重之論則必能參用元祐之人國是既明人心歸一
正人必不指邪人為朋邪人必不指端人為黨中原之

禍亦冥消於轉移之間矣觀乎此似若關乎氣運之盛衰者而我孝宗皇帝識高見遠乃謂正在人君猗歟盛哉抑詭怪行大中實有賴于皇極之主哉

孝宗施行王弗等所進故事

乾道元年三月丙寅權尚書刑部侍郎王弗進故事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莊王曰善顧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臣聞國之有是至當

歸一異議不得而揺之則庶政惟和天下無事國無
定是人懷異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不恤生民之利害
惟求巳勝以媒進取循致危亡者多矣楚莊王孫叔
敖小國之君臣其所言乃爾可以為萬世之法詔王
弗進故事誠有國家之大戒令日之先務朕當與執
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是以歸於是期共守之
五月辛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洪适進故事仁宗
皇帝皇元三年以淮南江淮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

金部員外郎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久之為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以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詔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獘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興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仁宗朝用許元故事優加推擢顯用施行

臣聞道不稽諸先王不足以為善道政不考諸往訓不

足以為善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聖帝明王有不能
易也堯舜聰明之君也首曰若稽古湯齊聖之君也而
曰率厥典書至高宗始言學而其綱領不過曰監于先
王成憲詩至成王始言極治而其功効不過曰率由舊
章道問學而咨故實蓋有自來矣漢魏相奏漢興以來
詔書二十三事論者以為得體唐憲宗詔李絳等捜次
君臣成敗五十事識者謂之知言然而漢雜伯唐多亂
未足以為法也懿我國朝以百代為元龜以烈祖為寶

鑑前朝事近於治道者詔儒臣日進五條慶歷故事也本朝事關治體者輪侍從日進一兩事建炎故事也王弗進楚令尹定國是之議洪适進仁宗朝久任監司之說乾道間故事也家法之美方策具在羣工之奏開卷了然善者可師而不善者可鑒也然而臣之進故事也不徒進也必貴於可行君之閱故事也不苟知也必期於允蹈若行之不力蹈之不堅則雖日進百餘月獻萬言但其具文而已更化以來臣所進故事幾二十餘篇

皆本朝故實而不雜以他事大抵欲陛下法祖敬宗而以世為天下之法若夫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則非臣之所以事陛下也

乾道初郊雷變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饗天地於圜丘以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值雨望祭于齋宮還青城質明還內羣臣赴文德殿聽制戊辰雷發非時己巳賜三省樞密院詔及戒諭中外百僚詔癸酉詔罷左正奉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事葉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杞並以郊祀雷震故也

丁丑詔曰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虛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徵毋有所隱

辛巳參知政事蔣芾奏竊惟當今急務莫先於人材伏見朝廷每一闕官執政聚堂商議閣筆相視累月然所除授竟不滿人意者非果無才也天下之大人材之衆邪正能否未易悉知而欲二三執政周詢而遍察之亦已難矣臣願明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於中外見任寄居待闕官中薦舉可任郎官寺監丞簿監司郡守者十人各疏其所長附於姓名之下雖資歷未至而其材他日可以郎官及監司郡守者

亦許論薦限五日具姓名申奏乞降付中書省籍記每遇闕官臣等披籍檢照所舉官最多者較量人材高下資序深淺選擇取旨擢用得人不至有乏材之嘆從之

臣聞敬迓天威不敢昏逾成周之所以盛也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小雅之所以衰也古未有無災異之時顧人君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寅畏則昊天降康上帝臨汝可以回悔怒而為懌戲豫則昊天降威上帝震怒未免轉

震虩之威息則不敬也敬天之怒而夙夜不敢康敕天之怒而戒懼不敢怠此所以災異稠仍而不累其為乾淳之盛也迺者宗祀明堂天威震雷陛下嚴恭寅畏對越祇懼凡所施行動遵祖憲已足以承天心而端帝命矣然周頌曰夙夜敬止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言無時而不敬也惟陛下留神

乾淳講論會子五事

乾道四年五月四日上宣諭宰執曰朕昨疑會子三

二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卿等有救之之術否王炎奏

曰會子行之既廣自然通快蔣芾奏曰令以會子收

錢銀若會子稍多便出錢銀以收之如此所謂行權

陳俊卿奏曰斂散抑揚之道權在於上則無弊矣上

曰然

淳熙二年輔臣進呈淮東西兩總領所各乞以金銀

換兌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

迺爾缺少葉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

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于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恐久而有弊及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缺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稅二為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會子可謂通流上令從所請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

六年輔臣進呈權戶部侍郎陳峴言契勘每月大軍
支遣會子昨緣折閲以見錢銀兩抵換今來會子與
見錢相等欲乞住行抵換上曰可權住一月近來會
子闕民間甚貴重之與見錢等朕若不愛惜會子散
出過多豈得如今日之事乎
七年輔臣進呈淮西總領葉宏再乞支降會子趙雄
等奏陛下稱提會子今見其利遂使會子反重於錢
上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

十年輔臣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所具新印會子數目迺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臣聞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言金錢布帛之用曰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欲其重輕相權公私俱利也至漢造皮幣唐置飛錢國朝在京有便錢務天聖初益州剏造交子務所以與錢相權或便商賈之懋遷或佐公上之不給造端立法實本於周然法之剏也求以便

民而其弊也或以厲民盖楮猶水也源清流潔支暢旁
通則可以澤物而源壅流多潰防決溢則亦可以為民
害東南之有銅會創始于紹興六年其數至尠也乾道
初增印二百萬三年丁亥流行于民間九百八十萬四
年戊子又詔以一千萬為一界尋又以兩界相沓而行
夫以十有二路之廣一百三十州之衆行二千萬緡之
楮未甚害也而孝宗皇帝之諭輔臣乃曰會子少則重
多則輕曰民間甚貴重楮不可使散出過多曰恐二三

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又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又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策大哉聖謨憂深思遠眞可以為後世法也矧令日楮會之書放者已十三倍於乾淳若能體孝宗皇帝聖訓思所以少重多輕之因從其源頭受病處止之然後多方求所以救之之策則子母必能相權氣血必能相滋而其弊可漸革矣

鶴林集卷十六

宋 吳泳 撰

表

明堂皇后賀表

伏以練季商之日虡柳正中敞重屋之儀房心動色天地並貺家邦同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凝命溥將宅師嘉靖齋戒以事上帝獲修圭幣之恭肆祼以饗先王既奉犧牲之潔靈娭昭格景福來同臣妾忝備坤儀忻

承乾施嘉與黎元之衆悉陶惠澤之春

貴妃賀表

載寵陽館肇秩明禋笙鼓純繹而百志熈洽盛令芳而三神格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似禹淵懿若文燕及皇天洋乎如在其上衎我烈祖愾然如聞其聲精神感通福祉洋溢臣妾叨華星掖奉戴露恩覩熈事之休成同嘉師而慶賴

美人賀表

袁封國陽肇稱禋祀奠琮而乾端露薦巹而神意娭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寅奉明威丕昭縟典效天法地儼高
厚之顧歆尊祖敬宗瞻明祇之來下受釐宣室均福後
庭臣妾叨備下陳忻逢華旦既被祭典十倫之澤仍祈
天家萬壽之春

明堂慶成賀表

天子垂萬世之基禮嚴宗祀明堂教諸侯之孝賚及多
方凡隸王臣悉霑餕澤恭惟皇帝陛下酌祖之道對天

之休屏玉女却窔妃夙夜致精明之德秉鑾輿備法駕斯須無易慢之心顧民力之普存節邦財而用慎式憑一念祇答三靈所以款謁之朝風雨霽澄祼將之夕星月清麗豈曰彌文之應實繇倫德之昭靖惟先朝厥有丕式自肇禋者嚴率斂之戒而繼志者遵省約之風一黄道縟之微仁祖必為民而更造一黒羊裘之細哲宗恐害物而改為盖德修薦薄則吉大來而禮瀆祀豐則靈弗假矧四蒇合宫之際皆一循列聖之規大路所歷

黎元不知見人心之悅豫升歌之終明神既饗宜聖祚之綿長臣翳居林泉阻奉牲玉尚懷忠信效祝史之正辭未敢鋪張第從臣之嘉頌

明堂慶成賀表

合侑明庭肇修曠典功莫隆于尊祖既保乂殷禮多歷年孝尤重於饗親故宗祀文王配上帝乾坤清夷而輦道霽星日澄麗而齋壇光作民恭先惟聖是克恭惟皇帝陛下明超萬古奧接三才寅畏嚴恭固自克謹先王

之憲寬仁慈儉未嘗敢違寧考之心是用裒對天之閎

休式嚴父之丕訓工競顯相神來宴娭不惟見祖宗之

靈在人抑可占國家之福未艾臣心馳象魏目動鷄幡

陪祀合宫雖不預周士奉璋之列依光近甸尚可述堯

民擊壤之歌

天基節賀表

伏以紫蓋在東已應中天之運赤光滿室式標誕日之

祥春遍康衢人登壽域恭惟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聖躬

神姿凝重性德清明黼扆坐朝凝如山之不動細旃論
道粹於玉之無瑕瑞符已協于帝文甄貺宜編於瑤牒
所其無逸維以永年臣職在視鼇報勤歸美第從臣之
頌班莫趍于春朝歌聖壽之辭心但存于南畝
寅階簇仗先一日以頌春甲觀奉觴後千秋而稱壽瑞
浮天闕歡動海邦恭惟皇帝陛下性德徇齊身容郁嶷
齊明而事上帝劃開暘景之晴神武而馭四夷洗盡兵
氛之濁吉夢著紫金之帽琢符鏤白玉之編會登太平

均錫繁祉臣久離扈從復忝蕃宣馬頭纔近于東甌斗口忽瞻於南極奏誕聖之曲勿能賡唐殿之樂童誦祈年之詩尚可賡周家之德意

聖統垂仁歲巳更於六閏泰元增筴運復起于三陽矧名隸于禁塗合表通于瑞桉竊攷歷象周天之數始知帝王受命之符堯之生以甲申仁壽化行于萬國舜之生於甲子聰明德冠於羣倫有開彌月之祥實並兩朝之美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類智燭萬徵神武布昭雖

克濟中興之大業嚴恭自度未嘗忘當事之小心言動
憲丹書之銘琢祥鏤白玉之牒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
目徯虹流首勤虎拜舞階寸地莫能接武於夔龍致主
孤忠尚欲同符于堯舜

簇仗寅階大王正之一統奉觴甲觀祈天子之萬年慶
流海邦歡動崧嶽恭惟皇帝陛下神姿英武聖性徇齊
夙夜畏天之威每清心而寡欲寤興惟正之憲因立號
以改元矧逢電繞之辰宜介川增之祉漕河水足師曾

無告匱之憂邊遏析塵清民始有為生之樂臣偶分漢竹
阻奉堯樽嘉與東甌老癃之民願同華封富壽之祝
上金鑑千秋之錄曾陪北闕之班奉玉隆萬壽之詞敢
後南山之祝筆飛荷槖表露楓宸粤稽歷數之周天因
識帝王之啟運堯自甲申而起所以世治而君聰明舜
於甲子而生所以德行而民仁壽偉一人之有慶參三
代以同符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嶷武能禁
暴宅夫九有之師寬本愛人錫厥庶民之福矧紫邏絕

夕烽之警而青疇迎臘雪之祥德則無疆年其有永臣
翳居林木阻覲闕庭製誕聖之樂章未及升歌而迭奏
磨中興之崖石尚須泚筆以大書
七閏曰章方起繫年之歷三陽為泰又逢誕聖之期慶
集路朝福流方夏恭惟皇帝陛下秉姿岐嶷宅志清明
性堯舜之仁適應甲周之數命殷湯之武首開亂降之
祥旄頭占敵運之衰龍角表天田之瑞御圖有赫介福
無疆臣近在日畿阻陪漢闕聖恩寬大再叨玉隆萬壽之

詞國祚綿長更上金鑑千秋之錄
王正一紀巳占斗柄之指寅天子萬年復喜歲端之換
甲車書所暨福祿攸同恭惟皇帝陛下睿性徇齊神容
郁嶷聖人之生不數黄河始遇於一清天瑞之應以豫
臘雪更逢於三白麥土壓青蝗之沴榆關銷赤羽之塵
月正誕彌邦其嘉靖臣旋隨澤鴈喜覿星虹錄上千秋
不能陪從槖之簪筆宮名萬壽尚可效祠官之祝釐
真人之生東越有開受命之符攝提之正孟陬適遇發

淵發強剛毅朝清道泰四門闢無凶人歲稔時和六府修惟善政矧青輅賓春於除日而黃麾簇仗于元正留萬歲盃為九重壽臣近居日甸阻覲天顏奉香火無言已罷玉隆之秩賀朝廷有道尚存金鑑之書

望霞鶩之天新飭建侯之度瞻星虹之渚適逢誕聖之期慶鍾一人光動九牧恭惟皇帝陛下神姿郁嶷聖性徇齊秉堯運以得天乾清坤謐祀文王而配帝日麗星輝北陸無一警之塵南畝有屢豐之喜所其無逸惟以

永年臣曩侍漢朝令侯周服阻陪俊彥銜壽酒于舞階
嘉與老癃布詔條於方國

元正賀表

鳳圖紀歲象闕頒正恭惟皇帝陛下位在德元動稽天
若體仁觀萬物之資始致化如四時之錯行矧逢交泰
之期宜介疇離之祉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
萬歲之盃聖壽更祈於甲觀臣奉祠真館阻覲端門嘉
與東郊老癃之民願觀春日寬大之詔

載旂丑陛先三日巳頒春簇仗寅階奉一元而布政恭
惟皇帝陛下仁如天運敬與日躋求王道之端致和而
萬物育省歲功之始不言而四時行剏逢交泰之辰宜
燕疇離之祉臣近居禹甸阻奉堯尊嘉與茗溪老癃之
民願效封人富壽之祝
青輅載旂迎年於卯陛黃麾簇仗賀朔于寅階三朝會
同萬宇和泰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天運位在德元積閏
為一章巳盡財成之道先春凡七日首頒寛大之書無

臺不熈有域皆壽臣叨居靖館喜見載陽嘉與龜溪癃
老之民願觀象魏清明之教
洪都新府方奉教條象闕端門又頒正朔恭惟皇帝陛
下面稽天若位在德元不言而四時行有道而百神饗
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盃聖壽更祈
於甲觀臣偶縻周服阻會漢京嘉與西山老癃之民願
觀春日寬大之詔

冬至賀表

斗歷改元已協嵗成之叙天正肇統又書日至之祥王
春從白琯以潛回仙仗簇黃麾而交賀化舒萬國欣動
千官恭惟皇帝陛下秉道之樞憲天之度紀星量月中
國當盛而夷狄衰闢陰闔陽君子益親而小人遠剛德
正純乾之位仁心迎來復之機悉陶堯壤之民溥錫箕
疇之福臣叨祠靖館阻拜明廷讀易南窻雖有閑關之
志繫心北闕寧忘進襪之誠抑嘗奏薄技于禁林敢不
通徽詞于表案更祈上熱以濟中興

淳祐改元賀表

大衍歸奇象閏已成積歲之功春秋謂一為元式正表年之統正朔所暨車書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克綏厥猷皇建有極循堯之道觀歷象於昊天行夏之時訖聲教於四海此以兵祲之未静加之穡事之不登吏巧而文寖深安得還淳於上古年饑而用不足疇能孚祐於下民爰稽五始之遺文遂輯四宗之徽號以崇勵風俗以導迎休祥臣適守价藩恪承明詔斗歷改憲已逢泰運

於三陽春朝受圖更肇鴻基于萬歲

改元皇后賀牋

春朝頒象斗厯改元正朔所加宇宙皆泰恭惟皇后陛下氣含温厚德秉静專順承乎天無為而羣物阜將遡於日不動而四時行爰參寶典之丕彝式正始年之徽號臣顧瞻鳳闕維縶鹿城嘉與海濵遐迹之民布宣春日寛大之詔

進奉御書石刻表

聖人之情見乎辭咸仰王言之大天下之動貞夫一不
離心畫之精捧二寶以珍藏煥三辰而炳麗遂鐫翠石
以侈鴻休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學深六藝睿思高
妙發于堯典之文章宸翰輝煌傳得洛書之字法至若
詔旨春頒於郡國詞頭夜下于禁林湛雨露之霑濡駭
龍鸞之飛動鵾鸃御墨爛垂銀漢之光寵護豐碑永作
海邦之鎮臣曩陪供奉今忝藩宣紀載金坡之遺雖無
錢惟演之巨筆顧瞻玉堂之邃猶有歐陽修之遐心適

營古郡之罔庸葺新樓之址題爲拱極示敬主以弗忘
跋所賜書庶托名於不朽

賜御書宗濂精舍額謝表

河漢宗於海豈道學之無源日月麗于天信神章之有
爛煥開鸞宇鋪對鴻休粤自禹河之緣字無傳周几之
丹書寖遠光武手跡方國競觀文皇飛毫朝堂爭寶曾
未若皇帝陛下鋭情古訓游思書林雲漢昭回意態生
於筆下龍鸞飛動精神運于畫前乃眷孝廟初潛之藩

是為濂溪始仕之地式頒御墨以重儒官臣敢不仰奉
琺題俯宣清化經天緯地幸逢聖主之右文弄月吟風
樂得英才而共學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于雨露恭
惟皇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刑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
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嘆息愁恨之
聲豈應一介臣之微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

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催一十五萬石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萬錢而所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珥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于八縣孤壘孑立百爲莫開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于岱嵩王弘中得文公片碑靈光射於

牛斗逮於聖宋懿我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今天子聖神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

罷直禁林叨陞嬀閭雖離扆從亦忝藩宣祇荷恩華彌深感涕竊寧國本鳩茲地跨鵲岸營厥土磽瘠而堅厥

民精勁而藝唐時戶口不滿六萬戍兵纔及二千而西
平淮夷北取澤潞守圉扞敵名迪有功令生齒之版幾
倍于前而廂禁之籍乃不如昔若使歲年豐稔猶或可
以保民脫遭水旱凶荒則將何以為國而況密邇姑熟
接連大江當此防秋之時寧無飲馬之慮永言牧御宜
藉英賢如臣之迂豈堪此寄伏念臣始自入仕至於升
朝宰巖邑幾四年蓋嘗學道丞外府閱三載曾靡求知
不自意于遭逢乃徧更於華顯既叨銓部憲曹之選又

忝詞垣翰院之臣以文字為官常以語言為職業入直則閑閣節制吏責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憂靡及向嘗登對便殿親聞王音謂臣奏疏頗為憂時謂臣詞最為得體所以感激恩遇竭殫疲駑抑不思名既盛則毀日來官愈清則忌益衆致煩吏議有累聖知不謂特蒙皇帝陛下堯仁如天漢德如海察其初無大過矜其粗有小能寧屈刑章復紆郡紱霽威而待楊億既寬陽翟之誅違謗而用元之猶畀黃岡之守臣無斯學力有

此寵榮荷遺簪之末忘誓結草以圖報故繞抵郡境延
見吏民具言天子聖神朝廷清泰治政無大小必躬必
親視民無戚疎兼愛兼養有隱必達無幽不伸更遣近
臣出為刺史凡白袍烏帽之叟見紫筆朱衣之人自謂
生長至今已八十餘歲不聞侍從出守幾三十餘年以
臣之來必慰其望臣敢不飭已以正臨民以莊不事掊
刻為聲名不崇簡大為風采官暇則勞耕夫於野農隙
則閱弩手于州千里佩符雖對斗壘旌旗之色五更聽

漏尚思神京鐘鼓之音

知温州到任謝表

臣蟣蝨賤臣久竊藿㢢聖恩隆厚起授虎符去秋八月五日伏承制書除臣温州太守被命之後臣有弟昌裔適守東陽闕館招延俾臣待戍婺與温實股肱郡臣於弟同氣而分形骨肉合并曾幾何日而公朝尋有旨促臣之官州郡亦遣人迫臣就道臣更不敢久稽王事爰疾其驅水陸七程雨雪三日遂于除夕到州月正元日

上訖既祇厥事延見吏民荷鋤帶經之農扶杖聽詔之老爭來馬前具言天子仁聖治朝清明雖在海濱皆沾德化向者家給人足素號樂土今茲水饑火旱適遭歉年見臣之來從兩朱吏擁雙紅旌佩二千石印綬意謂九重特遣侍臣必能利安黎庶辭忱望切凜莫克勝竊以溫州負閩帶粵在鉅海極東戶口幾二十萬家苗頭僅四萬餘石海物雖繁而地產薄舶航欲聚而國力貧考之職方參之里諺迺知總一歲所收不敵浙西一邑

之賦舉全州盡熟不如蘇湖一頓之粥況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人半菽之食野有餓殍室無盖藏民且病矣而荒不詔救糧則無矣而饑不及麥既號宅生之所托豈宜芻牧之不求伏望聖朝以仁政治天下凡遇水旱曲意賑恤陝右饑仁祖皇帝出奉宸銀以賑其貧江西饑孝宗皇帝捐上供米以濟其乏列聖相受同此心法所以二百八十一年之間雖歲有荒札民無流離者植根厚而施澤久也今皇帝陛下體仁宗之仁法孝

宗之孝祇德恤刑以迓天命薄征散利以籲國人每引
公卿數問守宰吏道之臧否靡不燭民情之疾苦靡不
聞上宏十三聖繼天之丕基下永億萬年立國之壽脉
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正歲治家之法布陽春寛
大之詔捐俸粟以動大夫之貸雖未賙百姓之貧減田
租以寛下國之輸庶獲受一介之賜若夫亢旱而不以
旱奏實損而不以損言矜纖能小慧為聰明倚暴斂急
征為治辦寵望貴冑瘼兹下民臣雖至愚不忍為此臣

無任悃款屏營之至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代耕南畝已玷廩人繼粟之恩假守東甌復玷學士登瀛之選殊私難報危涕自零伏念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柳氏之族少爲朝士曩常聯綴于周行予雲之官不過侍郎今已經登於常伯豈薄技出宗盟之右而諛聞超往哲之先實以遭值聖明踐更華顯曾一麾而去國尋再命而典州雖回顧玉堂班莫陪于供奉而載瞻寶

宇夢猶到於邃清申之以錫命之蕃重之以賜金之富
叢徽章之沓至藐衰質之難堪玆蓋伏遇皇帝陛下泰
包八荒責飾萬物察臣衷心自直故撫棄迹以重収念
臣力學未衰故貽嘉名而特授疇之邇列無此龍光彼
壯士一飡猶捐軀而不顧匹夫片語終矢義而勿忘矧
玆懐恩未報之身當此焦思有為之日若匪共而不貳
公爾忘私則非惟無利于公家是亦自負其所學永言
及此之死靡他

提舉玉隆萬壽宮謝表

罷守中川祝釐靖館罪浮責薄感極涕深伏念臣起自
書生闇於吏道入則簪筆扈從不離於文學語言出則
秉麾蕃宣率本於詩書豈弟自領海邦之牧適逢歲事
之荒蠲夏税七萬六千餘緡尚恐民財之不給放秋苗
二萬八千餘石猶虞粒食之孔艱衷賑貧賙厄為一書
創裕民餉軍為兩庫凡此撙裁於邦計只圖安利於黎
元名實未孚謗讟隨至不但試彎弓之手又將加下石

之辭論歐陽修徒以文墨致身臣何所損言錢民逸全於民事不理臣則不堪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不可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孜對上帝以無慚敝車羸馬挈家人以行見者諒其清謹斗酒隻鷄酹季弟而別閭之靡不盡傷理終無不定之天恩自有所歸之地玆蓋恭遇皇帝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寬謂刺史察州各有攬轡登車之志而從臣出守得無遺簪墜屨之思寧少屈于刑章仍特優于祠廩臣敢不振勵衰

境激昂厚恩芝蘭之性自芳必不安嚴霜而摧敗葵藿之心未死尚須向皜日以昭明

又

祗命明庭祝釐靖館恩如露沐感與涕零伏念臣猥以迂儒生逢昭代文不能以緯國誤塵翰林供奉之班知不足以奭民亦忝憲部清明之寄況陪羣彥抗論一時祗知愛君豈顧忤俗今去國者九載而投閒又六年愈坐五窮惠因三黜隱居求志尚貽無妄之災閉戸抄書

猶致求全之毀鴈聞弦而輙畏黿避網以莫逃方安時
甘遯退之肥忽筮易得否傾之喜屬清朝之更化闢正
路以招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如貞元之朝士不自意
全領太一之祠官示無終棄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濬發
英斷總攬大權命相去凶蓋欲勵庶明列於有位舉賢
赦過未嘗以一眚錮之終身而臣某生也有涯老之將
至壺藏日月雅宜珍臺閒館之遊履曳星辰時有廣樂
鈞天之夢若或未填溝壑尚能圖報涓埃

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典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温綸出乎天上命服拜於君門際遇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於蜀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素有汲古鈎深之志壯仕州縣初無干時患得之心偶塵鵷板之招遂列鷺庭之序無機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乏虞褚之風猷屢玷登瀛之選況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栢於雪中斲嶧陽之桐於爨下挈茲孤遠之跡寘彼清華之涂戴星

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勿容嬖御之私既恢大知以并容猶念小臣而明恤俾簪筆從陪屬車塵臣敢不職思其憂敬佑乃辟權衡公道毋泯亂于官常粉澤皇猷尚道宣於德意

賜隆興曆日謝表

蒐綰銀符甫承天寵鳳開寶曆還授人時恭惟皇帝陛下道涵一元德翊萬物璇璣以齊七政坐銷飛流薄蝕之愆玉燭以調四時各當夷隩析因之候朌於太史賜

及外臣臣敢不恪奉邦條以前民用清臺密課預占穡事之豐登新府肇開尚布詔書之寬大

賜寧國府歷日謝表

龜疇協紀既循天度之常鳳歷更春還授人時之正凡列居於侯服皆禀用於王正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符道參神筴致和而萬物育曾無凶荒札厲之裁不言而四時行咸應夷隩析因之候舉清臺之密課布方國之新書以考歲成以前民用臣敢不奉宣寬詔聿相罷甿

南畆省耕且共田夫之一飽東藩拜表更祈天子之萬
年
賜温州歷日謝表
歷元起卯首遵盛帝之夔歲籥先庚復示諸侯之度雖
居海角亦見乾端恭惟皇帝陛下妙道贊元至仁育物
配天其大公刑賞於春秋迎日而推謹幾微于夙夜以
前民用以懋農功臣謬綰藩符恪承明詔卜正月之吉
已宣布於寛條酌四時之和庶導迎於景物